

布设红外相机的路上

严共昭

草甸上、湿地里，独活、升麻等高杆植物撑着伞状白花，远远望去，像晴朗的夜空里闪烁的星星。路旁、沟边，翠雀和凤仙一路喧闹着，紫色的花朵在枝蔓上迎风舞动，像跃跃欲飞的燕群。季节的花事，在湛蓝的苍穹下，铺天盖地。山野菜已不能吃，山野药还没成熟，不操心有人非法入山。利用这个稍闲的季节，我们开始了150部远红外相机的全覆盖布设。

这是个多雨的季节，晴天燥热，雨天清冷，暴雨更是说来就来。如果天气预报有百分之五下雨的概率，那雨一定会落在海拔两千米以上的化龙山地区。所以，我们不用看天气预报，看了也是白看。只要雨没来，我们就出发，我们没时间等好天气。许多时候，车到半路就下起了大雨，我们扫兴而归。更多时候，刚到入山口，就下起了小雨，披上雨衣我们继续前进。进入深林，大雨来了是常事，平常都是山上下雨山下晴，何况这个多雨的季节。老天爷常会捉弄人，当我们冒着大雨落汤鸡一样走出丛林时，太阳却露出了笑脸。

即使穿着雨衣，树叶上大量的积水也会泼一样涌进脖子，鞋子更像是泡在水中，走起来咯吱咯吱响。雨中的山路稀泥乱滑，稍不注意就会滑倒。雨水从脚部向上渗，小腿越缠越紧，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数倍的体力。

路，很快就没了，因为红外相机的布设点，都在鲜有人去的地方。我们钻进了荆棘丛林，悬钩子、常春

藤与杂灌交织着，既要防止悬钩子刮伤皮肤，又要防止藤索拴住脖子，更要小心脚被套住或踩空。直上且好，攀着树枝或杂草就能稳步上行，斜穿陡坡就难了，要斜着身子，歪着脚，尽量让重心偏向坡面才能保持平衡。乱石一动就滚，稀泥一上就滑，一步不稳就滑落几米。我们手脚并用小心翼翼地匍匐前行。我们也有欢快的时候，那便是穿过荆棘丛进入乔木林时，林下植物稀少，地势又相对平缓，视野一下子开阔了，紧绷的神经松弛了，就像驾车驶入了高速，猴子般在林间欢呼雀跃。前路还长，我们必须加快脚步，野生动物大多活动在疏林地、大梁上或者水沟边，必须找到它们的活动通道，才能选择隐蔽处架上相机。

海拔在脚下步步高，一抬眼仿佛大梁就在眼前，我们心里明白“看到屋走到哭”的道理，但仍然相互打气。坚持，加油，穿过箭竹林就到了。箭竹林密不透风，还被藤本植物缠绕着，我们低下头双手合十，用手挤开一道缝隙，猫着腰住进钻。进入箭竹林，像是潜入了深水，除了竹林什么也看不见。我们憋着气奋力爬行。也许老天有着我们一样的心情，在我们爬上大梁时，天就放晴了。

高远的蓝天上，一只金雕扇动翅膀上下浮动，像是捍卫领地，又像是寻找猎物，在夕阳的余晖里，闪烁着耀眼的光。淋湿的衣衫干了，又被汗水打湿，浑身上下像涂了糨糊，又痒又粘。布设点就在前方不

远处，我们必须赶在日落下山，我们铆足力气，发起最后的冲刺，像是炎夏里浓烈的绿，勃发出疯狂的张力。

雨后初晴的密林里，阳光蒸腾着湿气，让你浑身燥湿呼吸困难，上气不接下气；空旷的草甸上，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，没有歇阴的地方，仅是快速钻进密林时，心脏的抗议和双腿的挣扎，就是在挑战生命的极限……

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大雨滂沱时，雨水打在眼镜片上，头上的雨水流进眼眶里，世界立即混沌了，就像一张无形的毛玻璃挡在前面，我看不见前面的路，只能取下眼镜，用大拇指拭掉雨水，走几步又看不见了，再次取下眼镜，要赶时间却又无法快速行走，又不能耽误大家，我只能估摸着跟上，只要不跌落悬崖就算幸运。

晚风呼呼，湿透的衣衫越裹越紧，双腿不听使唤地在摩托车上蹦跶。雾来了，潮水般汹涌，一瞬间天地一笼统。我们只能换成一档，双眼盯着公路中间的黄线和边沿的白线，以此判断我们还在路上。

不必说蚊虫叮咬了，又痒又痛，烦躁不安；更不必说蚂蟥胀鼓鼓地趴在腿上，掀掉它后仍然血流不止；多少次，遭遇胡蜂的袭击，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线；多少次，洗澡时才发觉草皮钉在隐蔽处，要用火红的烟头去烧，皮肤烧痛了，它却岿然不动，只能求救手术刀的帮助。

“一窗冷雨消消暑，不觉人间已入秋”。时不待我，我们必须九月月中旬完成

布设任务，然后开始森林防火准备，我们不能歇息，必须一鼓作气，决战决胜。

困啊，谁不想蒙头大睡两天。可我们都是五十多岁的人，不抓紧时间，一晃就退休了。五十七岁的老勇、五十五岁的刘平，一个点位也没卸。

累啊，都想好好休息两天。但一想到镜头里野生动物跳跃林间的场景，心里就满是激动，所有的痛苦和疲惫，全都烟消云散。不知多少次，太阳还没爬上山边，衣衫就被雨露浸透，只记得我们在半山腰看到了万家灯火，就仿佛看到了热腾腾的晚餐。尤其那个夜风啸叫，冷雨飘飞的山崖，我们在篝火边瑟瑟发抖，那个点位在大山的最深处，第二天还要两个小时才能到达，我们只能露宿山野。

当有朋友问我们，五味子、山葡萄现在成熟没有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天天穿梭于山野的人，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，只能据时令告诉他们，应该成熟了吧。在我们这些护林人的脑海里，除了已经布设的点位和身体的疲惫，就是还没布设的点位和继续战斗的筹谋。是的，这是一场战斗，只有战斗中的人，才会理解战斗者一鼓作气决战决胜的心思。



流水之约

刘翠玲

“我在流水等你”，也许就是因为这一句，让我对流水镇有不一样的感觉。女孩是最怕这样痴情与直白的表达。我也不例外。

记得第一次去流水镇，几个好友相约一起，初夏的流水镇热情而奔放。热情的是晴朗的天气和偏高的气温，而奔放的是流水镇的水，湖水清澈明朗，一片巨大的绿色水域绕着群山，灵动而丰盈。我们坐在快艇上，迎着风，看着碧波泛起白色的浪花，又朝着远处张望，动静结合，让人目不暇接。

“我在流水等你”，是流水镇古街尽头的一个店铺的名字。第一次走进流水镇古街，古朴的街道两旁坐落着古式房屋，虽是短短的一节，确已感受到流水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。快到码头的地方，我看见了一个店铺的匾额上写着“我在流水等你”这样几个大字。我被它吸引了！好诗意的名字！仿佛是一个痴情者最简单朴实的表达。不管你是否中意我，不管你是否赞同我的做法，我就在这里等你。我只告诉你一声——我在流水等你，用一颗安静而清澈的心等你，时间是永恒。

冥冥之中，流水镇就住在了我的心里。

几年后的一天，应朋友之邀，我再一次来到了流水镇。这一次，我们是从另外一个码头上船，直接到达目的地，没有经过流水镇古街。当船划过古街时，我远远地望着岸边坐落的建筑物，心想，那个店还在营业吗？那些俏皮的短语还在吗？是否有一个人在这里等我？

此时的天气特别热，太阳火辣辣地照在湖面上，没有一丝风，水还是绿的。由于长时间没有下雨，湖水不是很清澈，少了一些生机与活力。船的轰鸣声有些大，我躲在船舱里透过小窗望着远方。湖面荡起微波，翡翠般的绿一直铺到岸边。湖与太阳形成了一种对抗，它不怕炙烤，它交出自己圣洁的一汪绿。而太阳自顾自喷洒着热量。岸边的山是更深沉的绿，树木繁茂，层层叠叠。它们更像是湖水坚实的依靠，任湖水涌动流淌，最终还是依靠在这温暖的臂弯。我想，流水镇的山水必是时刻相依、时时相吸的，缺了谁都是不可的。缺了谁，另一方就失去了光鲜与生机。

前方，湖水的尽头是群山，在山与山的夹缝处是湖水远去的背影。它们始终静默，始终浩荡宽广，好像永远定格在这里，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。

我们在湖面上行了二十多分钟，就到达了目的地——湾岛民宿。这是一家湖面上的农家乐，在离湖面三四米高的阁楼上，视野开阔，可以看到湖水和远山。听店主介绍说，沿着湖一直朝上就到了新坝乡，再往上就到了紫阳县。这让我想起几年前，一个同事去新坝乡学校参观学习，她在朋友圈里的照片吸引了我，照片上，她们站在船头，迎着风，碧绿碧绿的湖水被风吹皱。瓦蓝瓦蓝的天空下，绿树成荫，碧波荡漾，清新自然。

我不禁惊讶于水运的神奇。在湖水的托举下，我们就像被捧在掌心，可以不用脚去丈量，不用奔波，不用思考前方的路还有多远，跟流水飘飘摇摇，即可到达我们未知的远方。在湖水波及的地方，我们是飘浮的，我们可以看到湖水中群山的样子，也可以看到湖水中我们的样子，或斑驳，或被撕碎，那么的虚幻而又真实。

我想此地更适合晴朗的夏夜。可以坐在阁楼上，远望隐匿的群山，听湖水呢喃，还可以寻找天幕上最亮的星。可以什么都不去想不去做，只是站在栏杆旁闭上眼任轻风吹拂。或者，只是细听来自山间的虫鸟鸣。在所有事物都安睡的情况下，唯你独醒，你拥有整个静谧的世界。

可惜，在最后一抹夕阳落下时，我们也坐上了快艇。离别的时刻，风凉下来了，湖水和远山暗淡了许多，它们拂去了正午的浮躁，静下来了。此刻，只有船尾下开起白色的花朵在跳跃，它们即开即落，最终将犁开的印痕抚平。

船经过流水镇古街时，那个店铺所在的地方，“我在流水等你”依然闪闪发亮。

一个老报人的青葱岁月

李胜金

后来，我去区上询问政法干部的事定下没有。徐仁龙同志告诉我，材料报上去了，但领导去西安办案子，事情比较复杂一时定不下来，所以我的事一时也定不下来。

听他这样一说，我就准备走到安康日报社这条路。回家给父母一说，他们也同意。随后我把这个决定告诉王崇理，他不以为然，似乎认为我有些不识抬举。但和谢林组长说了后，他却很理解和赞同，丝毫没有责怪的意思，随后还很快帮我办好了去安康日报社的手续。后来听说，县上另外从五里区选了一个小伙去陕报。但人家一看表格，又听说没有发表过作品，就没同意。结果这个名额就浪费了。

1971年农历正月初四，我拿着安康日报社的通知，拿上粮油临时迁移证，以一

个农民的身份去报社编辑部当农民记者和编辑。临行前，母亲为我收拾行李，一床被子，几件破旧衣服，向邻居借的热水瓶，洗脸盆，装进一副农村担粪用的框子里。这是全部家当。母亲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好好工作，不要操心家里，如果干不成，人家不要了，当农民也没有什么不好。我望着寡言少语的父亲蜡黄消瘦的脸，母亲花白的头发，和一群衣衫破旧的弟妹，勉强微笑的脸上突然滚下串串泪滴。

我担上行李，步行进城，落脚大南街闫志喜同学家里。闫妈对待我们同学一律视如己出。闫志喜是回民，兄弟四人，父亲早逝。大哥在青海剿匪牺牲。两个弟弟刚招工进城工作。

下午闫志喜骑自行车，我坐在后边，担着筐子，一路摇摇晃晃，两个年轻人来

到安康日报社。

我上班第一天，闫志喜送我，几年后他转业，我也曾推荐他到报社工作，这是后话。

安康日报社当时在原安康农校旧址。后农校停办，报社便从老城背街小巷龙湾迁移至此。现在的农校旧址，成了金州国际城小区。

报社分为两大部分，一是编辑部，负责文字组稿写稿；另一部分是工厂，负责印刷。领导班子总负责人叫刘鸿儒，工厂厂长叫明道友。编辑部分为总编室、政文组、农业组、工业组、群工组等。我们一块进报社编辑部的农民有张会鉴、王高路、王人法等共六七个人。另外，还有驻安康各部队的战士记者编辑杜立峰、刘旭江、邓光国、邓旭华、左朝胜等七八个人。当时

的报社编辑部有中省来的老干部、老报人，如王丕祥、钱明镜、兰占奎、陆枫等人。王丕祥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，《延河》原主编。钱明镜是工人日报副总编，兰占奎是中央宣传部老干部，陆枫是国家编辑局编审、《我的大学》的翻译者。

报社编辑部人才济济，如党永庵、李贵仁、尹子平、肖重声等。初来乍到，生活在这样一群历经了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的人中间，作为曾经的学生，现在的农民，我每天都在被激励着、努力学习着、工作着。



我的军人梦

袁波

从小看岳飞传、杨家将，听雷锋的故事，再加上各种抗战片的耳濡目染，不知不觉就喜欢上了军人。从军，就是儿时最坚定的梦想。

90年代初，在偏远集镇的街道里，能有一把玩具手枪，是很多小男孩的向往。毕竟，大多数小孩拿的还是木制的手枪。老爸每年过年前进城，总要给我们带回两把逼真的玩具手枪，让我在小伙伴中甚是得意。怀揣小手枪，走路雄赳赳气昂昂，仿佛自己就是正义的化身，是无所不能的军人。军人梦，常常就藏在小小的手枪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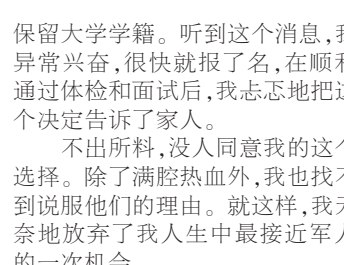
看过赵子龙长坂坡之战的白马长枪，看过李连杰扮演的少林寺和尚的真正功夫，深知从军不易，需要过硬的本领。一段时间，小小的我痴迷于苦学武艺。凌晨四点半，我居然能“闻鸡起舞”，执着于倒立走路、鲤鱼打挺等武学基础不能自拔。有一次放农忙假，因为听说同学家有一本祖传武功秘籍，我便随他翻山越岭数十里，在他家待了好几天，直到把那本书上的口诀背得滚瓜烂熟才不舍回家。军人梦，那时就藏在摸爬滚打的武术套路里。

小时候，玩得最多的游戏是“打仗”。从小就展现领导天赋的师兄是我们的统帅，领着我们与河对岸的一帮小子隔岸相斗。通常，我们被元帅分为两队，一拨文官、一拨武将，武将前线杀敌，文官朝堂议事。跟期望的不太一样，一心想做大将军的我，却总是被安排到文官一波，失落至极。不过，文官们总是将兵法探讨得有模有样，孙子兵法之最初印象从那时就有了，翻阅历史名人传记的习惯也在不知不觉中形成。军人梦，也藏在打仗切磋的快乐中。

小时候的军人梦，是保家卫国的梦，是行侠仗义的梦，也是文武双全的梦。这个梦，伴随着我的整个童年。

随着一天天长大，军人梦却丝毫不曾改变过。

记得刚上初中那会儿，老师问大家长大的理想时，我毫不犹豫地大声说：“要做一名解放军”。离军人目标最近的一次是大学时代了。在政法类大学读大二时，学校突然来了几个军官，据说要筛选合适人员去从军，当兵两年，可以



“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”

——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



雨后汉江

郑团吉/摄



翠都宁陕

胡波/摄



汉江一桥风光

陈德模/摄